尚書

491
4

門口 12
號
卷

東京帝國大學農科大學圖書

誠音咸

書卷之五

名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粵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名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名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拳拳於歷年之久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名公之書。因以名篇。今名誥名篇。文皆有

蔡沈集傳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

先相並去聲　度入聲

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越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至豐。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朏。敷尾二反。古○成音茂。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之衆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社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所經營之位。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郊祭用太牢。社祭用太牢。天地也。故用二牛。社稷也。皆告以營洛之事。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傳去聲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土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糗糧。以令役於諸侯。亦此意。王氏曰。邦伯者。侯甸男服之邦伯也。庶邦家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而庶既命殷庶殷侯也。

丕作。丕作者。言皆趨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

名音邵

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父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此下皆告成王之辭。託周公達之王以。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拨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

意謂天既欲遠絕大邦殷之命矣。而此殷先哲王。其精爽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卒致賢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于。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

號乎聲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

夏。天固啓迪之。考天心。敬順無違。宜若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爲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鄉去聲

傳之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

沖充

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有能稽我古人之德。矧

故名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之臣。尤易疎遠。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證。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者之要言之

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易疎遠。

嚴音

鳴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嚴。

名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爲可畏。王當今之休美。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于民之嚴險。可也。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

嚴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

蛩音邛 景音影

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于土中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名公以自服土中爲言又舉周公嘗言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饗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天之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天有成命治民今休即休美矣○王氏曰成王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曰東景夕多風曰西景朝夕陰曰南景短多暑曰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里均焉故謂之土中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曰其邁言治人當先服乎臣服殷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親近副貳我周之

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親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言化臣必謹乎身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是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

入。但上章主言天眷之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謂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而敬貽哲命而吉與敬德則亦自與歷年矣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水也水泛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刑者德之反疾王顯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於王之德益以顯矣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其亦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曰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

兼夏殷歷年之末也名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民心爲天命也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命讎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名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爲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

使去聲

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名公奉以助祭云

洛誥

洛邑既定周公遣使告卜史氏錄之以爲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乃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誥治

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

相去聲

舉祀發政之後。卽歸于周。而未嘗都洛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逆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于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之。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言周公以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自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予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應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予

幾平聲

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瀍音廛。伻補耕反。○乙卯。卽名諸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瀍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也。處商民之地。王城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之。間下都在瀍水之東。瀍水之西。惟洛食也。食者。吏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

相去聲

之兆辭也王拜手稽首曰相宅其作周匹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停來來視予卜休恆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匹休之地言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視示也示我以卜之休美而常吉者也二人成王周公也貞猶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

假音格　齊音齋祓音弗

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有誨焉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曰大役以成報神賜也休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爲言若閟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祓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顯若收其放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而合其離蓋格君心宜周公以爲首務也予齊百工伻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周公言予將適洛時也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謂事予公但徵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敎詔之也今王即命曰記功宗

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勤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告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答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不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惡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其大視功載者如此孺子其朋孺子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微燄燄而其灼爍將次第延蔓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嚴其辭而禁之於未然也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嚮即有倦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倦以裕俗則王亦永有辭于後世矣

終周之王業文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上詳於記功敦工治之事此下則統御諸

侯。敎養萬民之道也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僞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亦識其不誠於享者。享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之於早察之於微乎。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遠用戾。蘉莫郎反○此敎養萬民之道也。頒詳。戾曰。成王當頒布我汝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頒布我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不暇者。聽我敎汝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泯亂。而非所以長久也。猶今猶先正云者。篤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猶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沒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戾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至焉。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恆四方民。居師。此下

惇音敦　施去聲

成王答周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之也。保。保佑之也。稱。舉也。矜者。使不乖也。恆者。使可久也。周公明保成王舉大綱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惇。厚也。宗。尊也。將。奉也。稱。舉也。秩。序也。元。大也。咸。皆也。秩。常也。文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迄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祀。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文。穆穆。和敬也。迄。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酋之之意也。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費音祕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此下成王酋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于周。命公本欲成王遷都。以意。則未欲捨鎬京而慶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于周。而酋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辭。猶後世酋守酋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考之費誓。東郊不開。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周公拜手稽首。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即功宗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迪將其後監

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斁音亦○釋音宣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公勿替所以監我士師工者四方得以世世享公之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

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啓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恭弘恭者大其責難之義也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典典章也殷獻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治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爲四方新主也言成王於新邑致下以恭而倡後王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有德之稱。大夫皆搏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考成也。昭子。猶所謂明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而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德也。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效也 俾來毖殷乃命寧予 俾使也。毖慎也。寧安也。紹句 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秬音巨。鬯丑亮反。卣音由。禋音因。○此謹毖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稈二米。和氣所生。鬯香草也。百中尊也。以事神之禮。以事人也。蘇氏曰。以黑黍為酒。合以鬱鬯。所以禋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祼王使人來戒敬庶殷且以秬鬯二卣。終寧周公曰。明禋。曰休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乾。人饑而不食也。故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命如祭 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三宿之宿也。歐同禪。祭名。周公不敢不敬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 遘居候反。厭於艷反。○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也。篤敘。與篤敘乃正父同。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遘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厭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伻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 承聽受也。敘。教條次第成王留洛。然且謂王伻殷者。若曰。遷洛之民

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繫于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未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語脉相類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

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裸

戊音茂裸古玩反○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月之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用騂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者。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爲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諸侯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成至也。大室。清廟中央室也。祼。灌也。以圭瓚酌鬯曰灌

地以降神也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

周公洽洛留後也。在逸誥者。史逸誥周公後事也。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爲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

成王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言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其年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多士

商民遷洛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呼多士而告之。編書者因以名篇。亦誥體之變也

今文古文皆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于洛之時。成周未作。其後王與周公恵四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

怡乎聲　舍上聲

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者。遜
遷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于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
也。故洛誥一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
之意。惟周公既誥成王留治于洛之
後。乃曰作邑來毖殷。又曰王作毖乃承
敘。當時商民已遷于洛。故其言如此
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
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制。即遷于洛
至是建成周。造廬舍。定疆場。乃告命
與之更始焉爾。此多士之所以作也
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
遷洛之民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
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名公
安得舍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
書序以爲成周既遷殷頑民者
謬矣。吾固以爲非孔子所作也

喪去聲　畀音賁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弗弔未詳。意其爲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主肅殺而言。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格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肆與康誥肆汝小子

沃音遏

封同弋取也弋言有心於取之也呼多士誥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哉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不固其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矣惟天不固殷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其敢有求位之心哉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天民相因秉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元命降致罰 引導逸安也降格與呂刑

聲音尾閭喪並去聲

復與覆同

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其安則聾聾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聞于桀第桀喪其良心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避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逸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厥元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伺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 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明德者所以修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喪去聲

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建立。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敢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顯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佚。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不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王若曰。爾殷

監平聲　戡音堪　剪音翦

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靈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爲也。武成言祇承上帝。以遏亂略。是也。有命曰。割殷。告勑于帝。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翦除。告其勑正之事于帝也。武成言告于皇天后土。將有大正于商者。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予其曰。乃汝大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爲非法。非我爾動。變自爾

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武。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武庚又死。故邪慝不正。言當遷徙也。王曰

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也。遷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無我怨也。惟爾

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即是舊聞以開諭之也。殷之先世。有冊書典籍。載殷改夏之事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

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周公既卑商革夏命。頑民。頑民。復以商革夏事。諭商士。未聞有所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卿有是言。然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於天邑商。而遷之於洛者。以冀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

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多遜。隆。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

宗多遜。

降爾命。不忍誅戮。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寘。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寘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此事臣我宗多遜者。期之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能之爾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干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上田居止之辭。信商民之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於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盡不有爾土。爾乃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幹有年。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

樂音洛

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也。益戒舜。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大聖也。其可忽哉。成王之親也。卑三宗者。繼世之君。主之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而不知。則古昔先王者。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精微。下至昧故艱難。閭里怨詛天命精微。下至昧故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獨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

相去聲

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勑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於后稷。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便音辨

之人無聞知諺疑戰反○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逸爲逸也便語曰諺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便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誚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爲田舍翁也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謹抑寅則欽肅畏則則非懼天命卽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

當去聲蔚音畏

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接書序太戊有原命咸乂等篇意述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考矣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亮音梁陰音蔭○高宗武丁也未卽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知之也雍和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敎化蔚然於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和之達於政無怨者和之著於民也乃雍者和之發於身

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則祖甲高宗之子。祖庚之弟也。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閒。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爲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等記載。意爲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此乃不義祖甲者爲太甲。然詳此章舊文似。遂以此稱祖甲爲小人作其卽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卽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憸小之人也。作其卽位。亦不見太甲復政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過樂謂之耽。泛言自三宗之後。卽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從佚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

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二十有九以祖甲名者五帝。以太甲爲祖甲。兆殷世二十有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說承詮劣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祖甲。而非太甲明矣。**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惡去聲

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商猶與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夫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於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于文王言之。曰柔曰恭口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耳。**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卑服猶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於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於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寬文王欲推食白奉之薄皆可類推。**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

耽徒紺反　予音與

咸和萬民。徽懿皆美也。柔。安也。懿。恭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於小民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鮮之。鮮。善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故下無過

取而能以庶邦惟正之供於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可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送使之制則諸侯之供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飾恤孤獨勤政事戒遊佚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享國有歷年之永周

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萬民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見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

訓法若順則法也一日耽樂也一日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罔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酒酗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譸張流反幻音患○胥相訓誡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惠順壽誕也慶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教誨之保惠之保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之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

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

當時之民無或敢誕為幻也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否俯久反詛莊助反祝音咒○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晉訓告保惠敎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違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不便於民其不便於縱後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為人上而使民心只人之機故周公懷懷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迪蹈悟智也孟子以迪云者所謂弗去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厥之者是不知而弗去為智之實宗祖甲文王允賙其知者也惟中宗高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汝嗇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旣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嗇力智反○嗇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嗇汝汝則皇自敬德反諸之愆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其身不尤其人其所誣毀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於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旦因以察吾身之末至怨嗇之語乃所聞是豈特止於隱忍含怒而已哉此厥不聽人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嗇汝

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尺約反○綽寬也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小人乃或誕誕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詈汝則聽信之則如是不能永念其爲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誕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於怨皆叢於人君之一身亦何便於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踊其知故其智矣寬平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一於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天豈私怨於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爲心人君以萬民爲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已責則民之怨言爲已經以爲已責不當以民之怨

詈君謖

安而君亦安以爲已經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茲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於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於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於此哉

君謖名公緣其公首呼君奭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之作史記謂名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名公以周公嘗攝王政今復在臣位爲長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爲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名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

爲近之。然詳本篇旨意。通名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諭。以酋之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名。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天既下喪于殷其基業長信於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於不祥乎○按此篇周公酋名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懼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於名公照不啻如何也嗚呼

曰坊本作越

易去聲

[illegible]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天命不易○天命不易猶天難諶信。乃其墜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前人之恭明德也。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保。厥氏曰。弗克恭。故不能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曰我民罔允。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名公已嘗曰是在我而已。周公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民無尤怨背違之時也。天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在人而已。今名公乃忘前日之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夫不能敬天變。文武光顯。可得謂

歷嗣前人恭明德。乃其墜命。弗克經

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之明德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 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所開導惟以前人光烜而仿之。沖子而已。以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 煜本作昱之德。使益煜耀而仿之。沖子而已。以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 言後嗣子孫過佚前人光 **我沖子** 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所開導惟以前人光烜而仿之。沖子而已。以遏佚前人光而言也 **又曰** **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呂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匹休於前人也。伊尹佐湯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格天心。自其偏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咸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於巫賢也。○

蘇氏曰殷有聖賢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祀于天者止此五王而其臣偕配食于廟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循惟此道有陳列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義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致治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能保乂其君故若有事于四方如卜筮之靈也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垣然無私之謂平也天無私壽惟至平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滅亡之威天會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効亦赫然明著於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

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降割于殷申勸武王之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天宜生顛括皆名言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修無邁言用咸和萬民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導迪其常教則文王所有諸夏者亦惟文王修和之實也

彝教文王丕厥德降于國人丕厥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文王所以為此五臣者不能為文王往來奔走於此周公反覆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故亦如殷為天純也上既反言文王之興本此亦無德下及商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命百姓王人商不秉德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亦惟天乃純佑命百姓王人商不秉德王若無此五臣為迪彝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於上冒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命天命也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不單稱德單與殫通稱平聲○虢叔先死故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惟此四人劉殺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

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於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不單稱德。惟武王爲然。於文王言命。於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宮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於明名公。而非欲爲人物高下也

父音甫與去聲

考音苟

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攸罔昌。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名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攸罔昌不及耆造德不降言名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於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敢言進此而有感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卷阿鳴實。故周公云爾也

參音分黯音鑒淺者未嘗無翩然拾去之意。況名公親遭大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

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茲指上文所言。周公欲名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謀所以寬裕之道。勿狹隘求去。我不欲後人迷惑而失道也。○呂氏曰。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撼擣擊。欲其鎮定。辛甘燥濕。欲其調齊。盤錯芬紛。欲其解紛。暗汚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慮失乾

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名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迫切已甚矣盍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俟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後人之迷惑也公曰

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恤憂也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名公位三公以爲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翊予如耕之有畛也幷力一心以栽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

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予不允

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

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

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戡勝也戡古通用堪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若此告語乎予惟曰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昔二人但天休滋至惟是我二人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答滋至之天休毋徒惕惕而欲去爲逐後人于大盛之時趨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嗚呼

周書 君奭

名音邵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猶與召公其成文王功業于不怠。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爲遠。故以日出言之。蓋欲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說而從者也。公曰。君。爭不惠若茲多誥。爭惟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復之多誥。爭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

相去聲

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卒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諸侯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則罔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能忽也。此召公又酌周公飭遣就職之辭猶未釋其政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沒。周公以仲賢。命諸成之前

上復封之無古文有○按此篇次敘。當在洛誥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

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蔡

鄭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虢也周公居冢宰百官總已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顛覆祖矱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辟云者誅戮之也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能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事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言蔡叔克庸祗德周公以爲諸侯以見周公攝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成王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畢時而後還政之事也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

論去聲

也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末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行之此皆論周公者所當先知也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胡仲各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故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跡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開去聲

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爲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

好惡並去聲

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率循也。無毋同。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出於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於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徇於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特沽沽小明者。非天之聰明。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厥命。荒。廢也。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興淮夷又叛。成王往討之。歸作此篇。按費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動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及誓命伯禽徐戎。誓。誓師也。乃今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又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之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方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砥之與美玉。然千莽公孫述。魄冒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周書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主征滅之杜預云奄東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在宗也

悝音奎

悝之鼎銘曰隨難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後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之命詰終公傳于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詰終於此篇故發劒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者皆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寧爾宜無不知也洪

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天命自底滅亡子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大惟私意圖謀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

昔惑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閒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閒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糾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厥方

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有闕文厥圖帝
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
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曰欽劓割夏
邑 叨他刀反憯阻利反○此章文多未詳。麗
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
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誣
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
恃以生者一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
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盡其
心。敗其家。不能善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
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
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

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爲民求王
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
夏殄滅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眞有求
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
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
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
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
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
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
爾多方賢者不克求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
桀於義民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
之民。上文所謂叨憯曰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播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紂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不惕乎

王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 **愼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愼罰。亦克用勸。**明德則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積累維持如此。今而已。罰有辟焉。有宥焉。故而當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呂氏曰。爾辟。謂紂也。世傳家法。商先哲王。成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凶言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亦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

言乃惟蔡紂自取滅亡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入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猶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斯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乃

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紂

多方之富夫卑淫泆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紂大泆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闕文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

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猶也。享。享有之享。集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音涓潔而穢惡不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是以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亦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幸合歲月者非是或易爲也。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再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囂音驕

囂音驕

後王逸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音涓潔

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是以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惟聖罔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

作民主罔可念聽

聽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亦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幸合歲月者非是或易爲也。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再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畀音記

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爾多方大警動以威。祥謔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命也。**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我用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右右迪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有也若。或翼

囂音叛又音情

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向爲亂。明指天之心者莫切於是。**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夾。訖洽反。○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是罪則猶其宅。收其田。可也

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宅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屢蹈不靖。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於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爾。

多方 坊本作方 多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於今五年矣。不曰言也。又按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長上聲

正爾罔不克臬。臬。正也。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其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

處上聲

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忘不安靜則身不和順矣身不安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勤乃事期之以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將畀于矜憐於爾我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語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

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畏而不惟不敢違越且有所慕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乖亂。則自底誅戮至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憯憯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而猶有餘語額額然溢於簡冊之光猶睟然溢於簡冊也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

王專擇百官有可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卿。士伯阿譖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語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矣。羣臣用告嗣天子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羣臣用皆進戒于王。王左右之臣。有牧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

鮮上聲

周書

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其得人者少。而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繄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恂音荀。○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天之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之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

參差皆平聲

喪去聲

行。乃攷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敎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卽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在也。牧則向所謂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敎。不必自上敎下而後謂之敎也。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憂桀惡德。弗作往者。乃惟暴德之人。故桀以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

克卽宅曰三有俊克卽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於天下所謂陟不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卽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於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幾句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偏觀

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嗚呼其在受德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仵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暋音敏奄衣檢反○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强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仵伍其民也

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長伯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卽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

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不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爲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是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

趣平聲

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裘司服庶府若內府太府之屬也。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伯。小伯言

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十祝亞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裏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鐘師尹鐘磬。師尹。磬師之長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大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所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天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領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吉士。庶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常德吉士。無非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司徒

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經。三亳。蒙爲北亳。穀熟爲南亳。偃師爲西亳。烝或以爲衆。或以爲夷名。阪未詳。占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於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治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

說。故略之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所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猶此敉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遜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

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察其所順。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在人之要也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惟思庶獄庶愼。惟正是乂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以小人之有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

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乂我受民。末惟思庶獄庶愼。惟正是乂

紬音抽

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慥慥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慥慥惟有司之牧夫。卽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

相去聲　聱音敖　暗音黯

吉士用勱相我國家　勱音利　○自古爲國。無小人而謂之憸者。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晻。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閒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聖其重而獨舉之。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使成王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在。而不可以已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

去聲

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詰治也。沿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繼勿誤庶獄喜功之愚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狥獄之閒。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皐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

長上聲　傳去聲

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勗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爲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書卷之六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可疑。然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薨。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

蔡沈集傳

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幷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治去聲○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卽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倍薄亥反○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亦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徒耐反又湯亥大計二反○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

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爲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少失照反○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

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邦土以居土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典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首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令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

喋徒協反

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謬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之法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今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可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斷都玩反　○此下申戒卿士。功以志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

僞心勞日拙 載作代反○貴不與驕期而驕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僞。則日休休焉。作僞。則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畏。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

政庶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推通回切庶莫江切○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辟必益反斁音亦○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勤恩。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

君陳 君陳。頑民。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公既殁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

無古文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爾音你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猷豫召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猷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猷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蒸芬是豈黍稷之馨上達者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爲陳迹也

細音 抽

故勉之以用是戒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儆飭之功孰能與於斯。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圖厥政莫或不艱。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不艱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之。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從七恭反。○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

俗風俗也。猶于姦宄。敗典常。壞亂同。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由興大也。此終上章之宥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

忍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苦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忍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器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

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用也。喜怒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于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倒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一。然寬不可一切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厥忠。

辟毘亦反○上章成王慮君陳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女九反○狃習也。常。典常也

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流然厚者既可遷乎反薄歸厚特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常道也在德則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顧命

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之諸康王所以正其始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洮音桃頮音悔○土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免殆故但洮盥頮而已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名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名直笑反芮如銳反彤音仝○同名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爲第二名公領之司

之。宗伯第三。彤伯爲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衞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士丞保畢毛三公兼也。內彤畢衞毛皆國名。天官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名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面連。恐遂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明之。**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也。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冕定罷依也。言文武守是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音同。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即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釗音昭。○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殆。我身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公平周溥而不偏。滯也。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

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率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於威儀可象率一身之則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也貢進也成王又言君掌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妄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茲既受命還出綏衣于庭越翼日乙

丑王崩還者旋也綏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東首於北牖下也於其明日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圖寺執國命昌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

純音脣

節亦不可廢也丁卯命作冊度傳顧命命史爲冊書法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狄設黼扆綴衣扆隱豈反○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篾莫結反○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也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几是也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藉席也綴雜彩文貝

聾音焚

有文之貝以飾几也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

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劒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鳳國名鳳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蚌屬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蚌蜃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大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玉輅以祀不以封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綏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綏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車輅象輅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而南鄉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以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二人崔弁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西序故也

次輅在右塾之前

楯乳允反

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冕釰里反戣音戟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三隅寸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陛冕大夫服劉鉞屬戟屬銳當作銧說文曰銧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銧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北陛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上也 ○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鼠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

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隮躋西反 ○麻冕三十升麻爲之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大即位者各就其位也 ○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繡八寸黼士祭以黻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斑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閒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瑑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

冕顧命

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白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各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王再拜興答曰耿耿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耿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耿耿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咤陟嫁反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酢疾各反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嚌才詣反 ○以酒至

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
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
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敢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
福亦廢也**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太保下堂有
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司收撤器用
諸侯則卿上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
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
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璋奠皆再
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
立應門內鄭氏曰周

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
應門五曰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
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
諸侯王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
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
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
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
陳四黃馬而朱其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
雜厥玄黃之類宗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
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
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壞地所出貨贊皆再拜
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
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
公子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使人弔公子重
耳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弔者含恤者
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故未爲後也蓋
爲後者拜不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
升堂致命王孤拜見諸侯若以爲不
見諸侯則疑未爲後
當拜而不拜則

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者。卽下文之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厥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

士不二心之臣保父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
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王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
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
武罰之謹也底至也齊信
者兼盡而極其至也兼盡而極其至也齊信
推行而底其至也兼盡而極其至也
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
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
拚也而又有能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
臣羆力同心保父王宅文武用受正命於天
下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
也康王言此者求
助羣臣諸侯之意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
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
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

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
以命建侯邦而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
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
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
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
我稚子之恥也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
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
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也謂
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
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
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
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
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乎太
保使太史奉冊受王于欲諸侯入哭於路衰

腯音冤

而見王於大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既葬固請以行既葬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閒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辯

畢命

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爲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用

有音又

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

毖音祕

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恤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難也

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陝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懲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

道有升降政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使風采凝竣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祇服師訓係嘉之績善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所爲不敢屈公以行也

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癉多旱反守宵究反○淑善也慝惡也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口由俗革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子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以樹立

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變移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政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恒胡登反○對暫異。越。完具而已。之謂恒。對常之謂異。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無復忠實。以故不問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商夫口辯而趨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驕奢淫泆。敗度亡德。悖亂天道。敗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身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敗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侈。秬反○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桀爲虐。私欲自恣。有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於人。而身之不美。則

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侮。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矧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矧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鑒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妄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其修矣。**惟周公克愼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洽。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于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日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又。**聞音問。○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

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旣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畏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君牙 君牙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太常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膂也舊舊服忠貞服勞之事無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和此司徒之教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

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

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罔缺者。無一事不出於正。武

其周密若順對答配祖父也前人君牙祖父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行昭乃辟之有又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

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按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冏命

冏求反○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

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之際抑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衣虎音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作立政而歎綴選始重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哉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惴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

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茲邦咸休

從才用反○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大小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心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

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太御中大夫蓋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便毘連反辟匹亦反○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按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訣厥后自聖后德惟臣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爲昏爲虐爲傲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

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懲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諫人莫己若而欲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勸勵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傲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而惟以貨賄爲善則是曠厥官汝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

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呂刑以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按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獨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坐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按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侯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再亦遍然耄亦耗之辭也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

跋蒲撥反扈侯古反

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蚩尤之肆虐庶戮方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劓牛例反刵而志反椓竹角反黥渠京反○苗民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陰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蚩尤之反鴟處脂反○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驩扇熏炎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

芣音非

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芬敷文反又音紛○泯泯昏也梵梵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音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堯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比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黎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

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眇茫冥昧之閒。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擾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堯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天地。諸侯然後祭。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蒿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繇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按國語。昭王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擾。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

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下無不明也。**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按。皐陶末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之刑。不應如此謬誤。**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

與音預

三后之列逐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咎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左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準也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不爲威屈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天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

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王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有苗乎。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採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之也。所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

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訛夠。極其罰而罔或戒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不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及矣。戒罔善心也。而用刑豈天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惟終。在夫人所犯耳。爾當辟者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辟之。卽康誥小罪惟終。皆非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卽康誥大罪非終。惟終。在人。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

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祉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日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于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于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貨賄賂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慶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爲本苟

無情實。在所不聽。王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墨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此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鍰。胡關反。○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此舊爲減也。此附以上下刑而此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按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罰之以金。是大辟之罪今五刑疑赦而直罰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而已。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豫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制。詳見篇題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伋卩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恻怛哀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孚於上。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而上下輕。亦并兩刑之也。此言獻獄者。當備情節。一人而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下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刑罰世輕世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亂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兩單辭者。無證之驗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賄賂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中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缺之。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文侯之命。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

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王若曰。父義和。不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小大坊本作大小

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卽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

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資用惠澤于下民。既先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也。侵戎狄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太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也。

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之一人永安厥位。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也。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

秬音巨
鬯暢音
貞音酉

汝亍嘉扞侯杆反○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卽
壽俊在厥服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
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
離絡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
嘉美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
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
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
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師衆也黑黍曰秬釀
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
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
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
度也簡者簡閱其生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

句音
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焉與平康之
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問
王政宣王有志而後効官讀文侯之命知平
王之無志也愚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大
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大子申侯
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卽申侯
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
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
討賊之衆而爲戎申戎許之舉其忘親背義
得罪于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
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
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
存之歟

費音祕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

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
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
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
序先治戎備矣之以除道路又次之
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
序皆不可紊又按費誓秦誓皆侯國
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
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孔漢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
侯之師以征歎而救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
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
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仰茲
者猶曰往者云善敕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乃
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敕速條反敽舉
天反弔音的鍛都玩反○敽。鍛。完也。鋒。兵其甲胄。勿使斷毀。敽。鄭氏云。猶繫也。于肅云。敽。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胄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淬音翠
礪音厲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
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有常刑牿音谷擭胡化反敜乃結反穽疾郢反○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穽。陷也。師旅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竊馬牛。

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風馬牛逃臣妾逋亡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而人得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峙儲備也糗熬米也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大子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之才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楨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嬰我之築也無餘刑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楨榦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

秦誓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殽囚其三帥孟明西乞白乙以歸晉襄公免胄而哀經遂墨以發喪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文皆有

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

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謂。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

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番音波。諞。叶毗俾緬二反○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遍。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趨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昧我思之。如有一个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

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斷都玩反○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之貌。猗語辭。斷斷。誠一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容有所受也。彦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娼。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元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之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杌隉。曰由一人。杌隉不安貌。言國之安繫於一人之非國之榮也。人之有能。俾如己有。人之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出於口。寔能容之。以一人之慶。慶。善也。能容則能安人。人安則己安。是以一人之慶。而能使衆人之慶。衆人之慶。即一人之慶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惟。語辭。永。長也。言其安寧長久也。

金陵奎壁齋訂本 前暘鄭氏校梓